

王重民撰

中國善本書提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公安大学 SZ054872

2000/10/20

中國善本書提要

王重民撰

顧廷龍題



封面題字：顧廷龍

責任編輯：李劍雄

封面設計：胡光武

中國善本書提要

王重民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54.75 插頁 0 字數 1921,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9,000

統一書號：17186·37 定價(七)：7.95 元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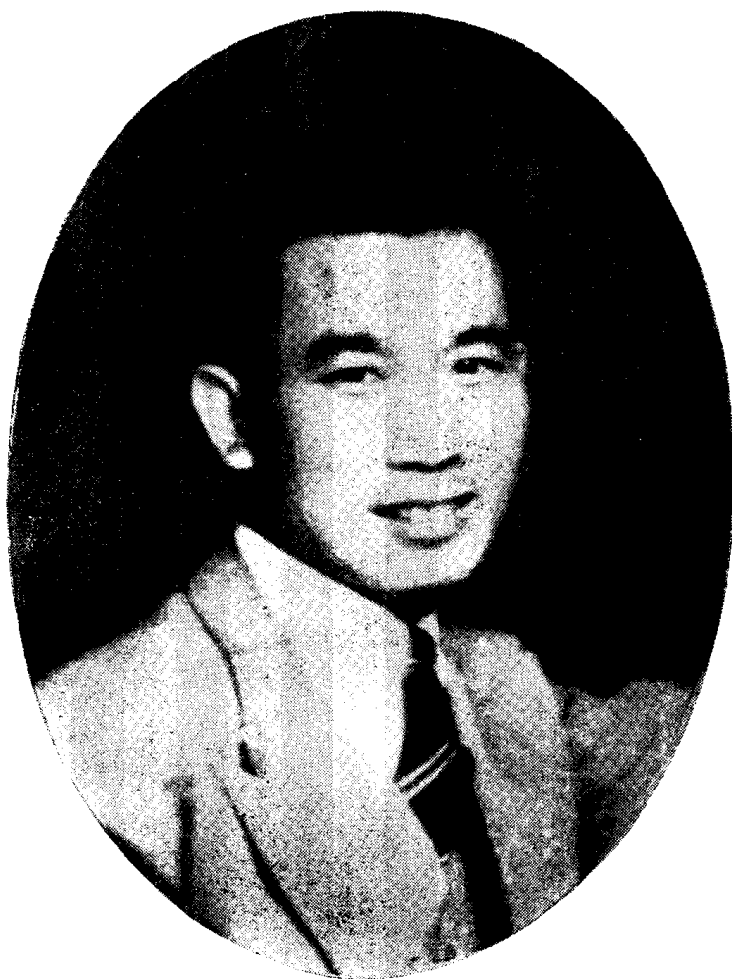
王重民先生(1903—1975)字有三，是我國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專家。《中國善本書提要》是重民先生的主要學術著作之一，全書共收錄他所經眼的古籍善本書書目四千二百餘種（另補遺一百餘種），除了記述各書的版刻特徵外，更撰著了內容豐富的提要，考校版本源流，介紹作者情況及各書研究價值等，書後附有索引數種，以便讀者用以檢索書目和人名。

本書是目錄版本學方面一部規模較大、學術價值較高的專著，不但可供讀者查檢古書書目之用，而且也能收閱讀指導之效。

本書舊稿寫於1939年到1949年之間，解放以來雖續有整理，惜未竟全功，著者即溘然長逝。迨由重民夫人劉脩業同志暨先生生前友好傅振倫、楊殿珣等同志編輯整理，並稍作訂正。由於這是一部遺稿，所錄之善本，不少仍遠遺海外，難以一一盡覆，故除由校訂者將個別明顯錯訛之處改正外，其餘內容悉照原稿付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八月



作 者 像
(一九三六年)



作者一九四五年在國外圖書館研究中國善本
古籍（右方女性爲重民夫人）

作者一九六二年在
北京大學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十八

梁統

太宗簡文帝 在位二年 壽四十九

諱綱武帝第三子也立為太子武帝崩後景奉太子

即位後為景所殺

太寶元年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州刺史王綽承制授霸先
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齊郡王
侯景納上女深陽公主甚愛之齊書卷一百一十五。四月景請
上幸西州上御素琴侍備四百餘人皆浴鐵數十羅衛左右
上聞外竹復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遂夜乃罷時
江南連年旱蝗饑饉江楊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
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齊書卷一百一十五。所亡甚多死者
蔽野室室無食各負鳥鵲形求羅綺練金玉俯伏牀帷待命
景終景性殘虐當改諸將巨級齊書卷一百一十五。城當爭殺之使天下知

書影之三：宋刻本《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荀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荀勗傳 子爽 孫悅

荀勗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悅趙人也為父

蘭陵令荀爽二子為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異行博學而不好章句

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

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宿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

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

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勗對策後漢書曰勗對策在貴傳為大

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後漢書曰勗對策在貴傳為大

理稱為神君頃之齊官歸閑居養老產業益增輒以贈宗

書影之二：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刻本《後漢書》

周易玩辭卷第一

江陵項安世述

三三 乾一乾

彖

彖者主釋卦下之彖辭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以天道釋元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自元而亨
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以易象釋亨字也時乘六龍
以御天言自亨而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天道
釋利字也保合太和乃利貞言自利而貞也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以人事釋貞字也凡彖皆以易象與天

外臺祕要方卷第三	十一
天行病發汗等方	四十二首
天行病方	七首 許仁則
天行嘔逆方	七首
天行嘔哕方	七首
天行喉咽痛方	二首
天行衄血方	四首
天行口瘡及口乾苦方	四首
天行欬嗽方	五首
天行發斑方	三首
天行發瘡晚旦瘡方	十三首
天行虛煩方	二首

書影之四：宋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外臺祕要方》

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心安定，謂之俗移風。衆
 且行下，儼謂之俗移風。衆
 俗在，則人亡，則書
 風俗通所由

書影之五：元大德間刻本《風俗通義》(序)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六臣集註

茶陵前進士古迂陳 仁子校補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表者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下已前謂之敷奏故高書云敷奏以言是也五奏并天下改為表然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論政事曰奏四曰發遣平論有異事進之曰敷六國及秦漢兼制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衡表

孔文舉 善曰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奇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司馬少府書掾致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并市 翰同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治之使治者而東官舉禹治之洪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東官舉禹治之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世宗最尊思弘祖業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最尊思弘祖業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最尊思弘祖業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最尊思弘祖業也

陛下聖業承基 善曰陛下謂獻皇帝也班固高紀述曰聖業承基也

反 善曰詩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弗違暇食 翰曰厄困也章卓破洛

傳 序

我國是世界上文化典籍極為豐富的國家之一，流傳至今的善本圖書是祖國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現在一般所謂善本書的範疇，包括宋、元、明等朝的刻本，清朝的精刻本和“禁書”，以及一些舊鈔本、校本、精鈔本或作者的稿本。由於舊時代珍貴圖書不少為私人藏書家分散收藏，而他們的收藏又往往秘不公開，所以這些珍貴的圖書見錄于各家善本書目者不過三數百種，未有超過千種者。清廷曾刊印或鈔寫了幾種官家藏書目錄，即以著名的《四庫全書總目》而論，其著錄三千四百六十種，另存目六千八百一十九種，合計一萬又二百餘種，然其中合乎今日善本圖書標準者，至多不過十分之二。流傳下來的善本書多數在當時未曾或未及收錄，學者每引為憾事。

亡友北京大學教授王重民（1903年1月23日—1975年4月16日）同志，自1929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後，即任職于北京圖書館，研究國學，留心古籍。1934年始歷遊法國、英國、德國、美國各大圖書館，嘗取所見中國古代文獻，或拍製顯微膠卷，或撰寫跋錄、提要，對發揚學術，頗為有功。1947年歸國後，主持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作育人材，分佈於全國圖書館界，從事工作。全國解放後，一度代理北京圖書館館長，對社會主義新型的圖書館事業，孜孜努力，有所貢獻。重民同志編著有《老子攷》、《西苑叢書》、《國學論文索引》、《敦煌古籍跋錄》、《敦煌曲子詞集》、《太平天國官書十種》、《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等書。尤應特別介紹的是這部《中國善本書提要》。

重民同志于1939年至1949年，寫成宋、元、明刻本及校鈔本等善本書提要四千餘篇，包括有六朝唐寫本、宋刻本六十餘種，金、元刻本一百餘種，又有影鈔宋元刻本、明鈔本一百五十餘種，明朱墨印本一百餘種；可謂洋洋大觀矣。卷末附有書名索引及人名（作者、編集者、校者、刻工、刊刻鋪號等）索引，以便參攷檢尋。

是書收錄之書，因大部分是清康熙以前校刊或鈔寫者，所以採用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四部類別大體同於1978年全國圖書館界南京會議所擬定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分類表》（草案），而酌有變通。

綜覽全書的特點：第一，收錄之書，凡《四庫全書總目》已有提要者即不再編寫，惟于所缺略者補充之，錯誤者釐正之。此書提要還側重于著錄圖書版刻或文字增刪的學術價值。第二，每書詳其卷數、冊數，每半葉的行數，每行字數，板框的高下大小。第三，書卷首葉詳記作者姓名、籍貫、別號、編者、校者以及子孫、友好與刊印主人的姓名、籍貫、字號、堂名之牌記，牌記之剗改者亦記之；書口刻工姓名亦詳列。第四，每書經一次再印或翻刻，則歷詳其編者、校者、刊印主人及刻工。第五，詳記收藏家的印章及校語。第六，歷次版本必詳作者、編校者、翻刻者的序跋、題識，重要者則錄其全文或摘要。

從以上六項特點，讀者可以攷知圖書刊刻經過，流傳情況，並可攷知一書的原本或翻刻本、鈔本、影鈔本、孰精孰劣，何去何從。我們可以肯定這部提要能以達到目錄學“辨章學術、攷鏡源流”的要求。它誠然是一部現在極有參攷價值的善本書錄。

清人洪亮吉說過：“藏書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攷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版片，注其錯謬，是謂校讐家，如盧學士文弼、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

搜採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塘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為賞鑑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鄞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于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為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北江詩話》卷三）今人稱王重民同志為目錄學大師，我則以為他也是洪氏所謂攷訂家、校讐家。其《中國善本書提要》一書在學術界必受到重視，與正在編輯即將出版之《全國善本書總目》可互為補充也。

王重民同志逝世兩年，老友姜亮夫同志介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此書，重民夫人劉脩業同志就遺稿分類編比，楊殿珣同志審核原稿，劉樹楷、李劍雄二同志則製卡片、編索引，周紹良同志又校閱了小說、戲曲、詞曲等類提要，加以整理，丁瑜同志精心攝製書影，並在北京圖書館代為查核文稿，朱天俊同志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代為查對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潘惠人同志及系資料室則予借閱參攷書之方便，鄧廣銘同志亦協助校正文字等。此書得與世人相見，諸同志之功不可不誌。重民同志和我相交五十餘年，1928年曾與孫楷第、劉盼遂、謝國楨、羅根澤、蕭鳴籟、孫海波、王靜如、張西堂、莊尚嚴、齊念衡諸同志成立“學文雜誌社”，因此，我知重民同志最稔，深佩其治學勤奮、學識淵博，今是書出版，故樂為之序，以述刊印顛末如此。

傅 振 倫

1979年5月5日寫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

楊 序

《中國善本書提要》(以下簡稱《善本提要》),高陽王重民有三著。有三博通典籍,精研目錄學。自初任河北大學(1928年)及以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之外,多半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當一九三四年夏,館中派有三赴法國國家圖書館工作,至一九三九年工作告一段落,而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有三遂離巴黎,由大西洋赴美國,欲由太平洋回國。而美國國會圖書館請有三鑑定該館所藏之中國善本書籍,有三遂留華盛頓。在鑑定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善本書時,有三每閱一書,即寫提要一篇,凡寫一千六百餘篇。而同時攝製北京圖書館在抗戰時度存於美國之善本書籍。有三每攝照一書,亦寫提要一篇。及一九四七年歸國,又繼續寫北京圖書館館藏善本書提要;並前所寫,共兩千一百餘篇。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復為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寫提要,約六百餘篇。總其前後在國內外所撰諸善本提要,共四千四百餘篇(包括補遺),編為《中國善本書提要》。此有三在目錄學研究基礎上,與曾編專科目錄,及審閱數千卷敦煌卷子經驗上,陸續寫出者。不惟其數量之多超越前人,即其在質量方面與編寫方法上,亦都有特見,發人所未言。今約而論之,可有數端:

第一,備著各書序跋,以考刊刻源流。詳覈著者事蹟,用作讀者探討本書之助。

本書所寫每書提要,皆將其序跋,一一著錄。此其特點之一。因書之序跋,可以考證其書之刊刻源流,刊印之經過,以及修訂之情況等事。從前書賈售書,往往抽去序跋,偽充古本;亦或因流傳既久,失其序文跋語,偶不留意,易在著錄上造成錯誤。《善本提要》談到許多實例。如《江湖長翁文集》一書,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四庫提要》)謂明崇禎中李之藻以淮南秦觀而後,惟陳造有名於時,始與觀集同刻之於高郵云。而此《善本提要》則按之原書有李之藻萬曆四十六年序,是其書刻於萬曆年甚明。《四庫提要》所謂崇禎者,當是萬曆之誤。此蓋因當時館臣所見之本,失去李氏序文,故誤以為崇禎也。又如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二,著錄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謂是明初黑口本,猶有宋、元遺風,非萬曆、天啓以後妄改臆補者比。有三則據北京圖書館藏本有嘉靖甲寅趙維垣序,知為嘉靖時四川布政使司所校刊。葉氏以為明初所刊者實誤。其致誤之由,亦因未曾見趙氏序文。商務印書館影印之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明嘉靖間司禮監刻本,原有弘治七年庸愚子序文與嘉靖元年修顗子序文。只以商務印書館影印所據之本,缺修顗子序文一篇,遂使嘉靖刻本,誤作弘治年刻。據上舉之例,可以說明書之序跋,對於鑑定刻本時代之重要。又如程瑒《洛水集》一書,跋文中已說明改編經過,而四庫館臣未注意及此,遂有錯誤論斷。程端明公《洛水集》二十六卷,卷首一卷,明嘉靖間刻本,宋程瑒撰。《四庫提要》據崇禎刻本著錄,謂“集本六十卷,載于《書錄解題》,此本乃崇禎乙巳其裔孫至遠所刻,僅三十卷。原序稱歲久散佚,舊缺其半云”。此《善本提要》則考之至遠之序,原無缺失其半之言。而《四庫提要》謂其缺失,自是館臣想當然之詞。此本為明代第一刻,卷末記古歛黃銓寫,即是崇禎本之所從出。據程元昉後跋,稱其太祖霽,從其兄霖家藏本錄出,所存蓋六十卷。當時預於割剗之役者,即預於族中《敦本約》者之二十六人,因釐為二十六卷。此即改六十卷為二十六卷之所由。又從《文獻志》得《內外制稿》七篇,為卷首一卷,是其內容仍為六十卷本之舊。則焉得謂原本為六十卷,而崇禎本為三十卷即是闕其半耶?

此《善本提要》於各書序跋一一詳悉著錄之外,有時更抄錄其全文。如周近泉刻《新鐫全像評釋

古今清談萬選》的提要錄有泰華山人序；《道宗六書》的提要錄有冷蟾道人跋，因由此諸序跋，可以明瞭本書編纂經過；成矩《周易本義》的提要錄有成化己丑洪常序，以原刻久佚，明刻亦不易得，錄此序文，可以說明嘉靖刻本乃是從洪序本重刻者。《咸賓錄》一書的提要錄有劉一焜序文，以諸家藏本多缺此序，錄出可以補諸本之缺。《經國雄略》的提要錄有鄭芝龍序文與《恢復末議》，此則因鄭芝龍著作傳世者極少，藉此可以見鄭著之一斑也。

瞭解一書之內容，須先明曉著者之時代身世。如其時代瞭解有誤，則必然得出錯誤之結論。如《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著錄有王逢《重訂四書輯釋》之書。所謂重訂，本指重訂元倪士毅《四書輯釋大成》而言。因王逢生於士毅後約百年之久，故能重訂倪書。而四庫館臣錯認王逢時代，謂永樂中詔修《四書大全》，胡廣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概竊據。夫逢著書，後於胡廣，胡廣焉能竊而據之？此則時代搞錯。有三則據同治《樂平縣志》著有《王逢小傳》，附之於《四書輯釋》提要之後，以正其錯誤。此外，尚有輯錄劉剡事蹟于《通鑑節要》提要中等事。

至於《四庫提要》中不著事蹟之著者，有三則依據各書，多為補缺。《四書名物考》著者之錢受益，《四庫提要》僅舉受益字里，不及仕宦，有三則據《錢塘縣志》補之。《宋史質》著者王洙，《四庫提要》云“其仕履未詳”，有三則據《臨海縣志》補之。《閱史約書》著者王光魯，《四庫提要》未能詳其事蹟，有三則據《瓜州續志》補之。《史談補》之補者陳簡，《四庫提要》謂不詳始末，有三則據《廣平府志》、《大名府志》、《畿輔通志》補之。《蟲天志》作者沈宏正，《四庫提要》未詳宏正事蹟，有三則據《嘉定縣志》補之。《山堂肆考》作者彭大翼，《四庫提要》謂大翼為何官不詳，有三則據萬曆年刻本自序補之。《南華真經副墨》作者陸西星，《四庫提要》謂西星不知何許人，有三則據《興化縣志》補之。以上諸例，皆可為讀者探討本書之資助。

第二，參校諸本，考其異同，求得接近本書之原來面目。

一部書之善與不善，絕不可憑主觀臆斷，必須經過校勘之後，方可得出較為正確之結論。有三在政治目錄學過程中，對於校勘之事，曾下苦工。在理論上，對章學誠之《校讐通義》進行研究，著有《校讐通義注解》。更進行具體校勘工作，曾發表有《列子校釋》、《莊子校釋》，並有未發表之《謝氏小學考校勘記》等書。心得經驗，積累至多。在其編寫《敦煌殘卷敘錄》時主要是用校勘方法，擬編為《敦煌羣書校記》與《敦煌羣書校補》。故其著《中國善本書提要》時，經常用各種不同版本，並置書案，進行校勘，所獲頗多。如：

由校勘而知某本為善本者。如《太平御覽》一書，有明倪炳刻本，有周堂活字本，有《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刻本。有三持此三本，進行校勘，僅卷四十一會稽山十條中，三本之異同，即有十餘事之多。校勘結果，則活字本與宋刻本最相近。即活字本與宋刻本相異者，活字本尚較宋刻本為優。由此可以論斷活字本之價值。

由校勘而知某本出於某本者。如《宋元通鑑全編》，有三用北京圖書館所藏景泰所刻劉剡原本，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司禮監原本相校，而審知司禮監本百分之九十九用劉剡原刻。又如《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三十卷，明司禮監刻本，不著撰人姓氏，有三持此本與劉剡《資治通鑑節要續編》相校，史文全同，因知司禮監本出於劉剡之本，而書之真撰人當為劉剡也。

由校勘而知同為一書有詳略不同之兩種本子者。如《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元刻本，以《永樂大典》卷一二九六五所載《宋史全文》與此元刻本相校，則可見兩本大相逕庭。《永樂大典》卷一二九六五載《宋史全文》慶元元年至嘉定十七年事。此嘉定十七年間事，在元刻本為卷第三十，凡三十頁，而《永樂大典》本僅四頁。因此可知此書在元代有一詳本，又有一略本也。

由校勘而知某書改頭換面，實係攘取他人者。如《聖門志》一書，并非呂兆祥家刻，乃呂氏後人改換《鹽邑志林》本而成。以兩本對勘之，可列出三證。呂本卷二中葉二十九與三十中間，較《志

林》本缺半葉，葉數相銜接，而文字有脫遺，此證一。而其所改換者，僅為每卷卷端一兩葉，字體瘦小，行款與《志林》本異。其未改換者，則字體行款與《志林》本莫不相同，此證二。《志林》本刻於天啓四年，其改換版片，似在崇禎三年以後。故呂本竄入天啓四年至崇禎三年事蹟，此證三。蓋此因樊氏謝鹽邑縣職，書版仍留鹽邑縣署，而呂氏為海鹽望族，兆祥有財有勢，因得攘取為家刻也。

有三校勘某書，不惟只見其字句錯誤與異同，且能歸納得其錯誤之由。今以《四庫》輯本《兩朝綱目備要》為例。以此輯本與《永樂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本相校，可以見《四庫》所輯諸本之情況，可供讀《四庫》所輯其他各書之參考。有三之言曰：“余持《大典》本《兩朝綱目備要》，以校《四庫》輯本卷十三之前十葉，發現差誤之處甚多，歸納言之，則有鈔寫致誤者，有因鈔寫脫字或脫句者，有因避清代忌諱而刪節者，有因避清代忌諱而改字者。其因鈔寫致脫字脫句者，如‘六月丁亥，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而《四庫》本千上脫六字等等即是。因避清代忌諱而刪節者，如‘六月丁亥。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韃靼之後也’。《四庫》本則刪節為‘塔坦蓋韃靼之後’，‘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四庫》本刪節為‘方金人盛時入貢’，如此則失其本來意義矣。其因避清代忌諱而改字者，如‘三月夏國叛’條，金虜則刪虜字，金人改之為金主等皆是。更有因譯音而改者，如‘六月丁亥’條，‘三忒沒真’，并改為‘特穆汗’等等。其有意之改竄如此，至於無意之刪改，則皆傳寫之誤，即此可見其他。”

第三，傳本不多之書，為述其書之原委。內容特殊之書，則舉其要點。

書之傳本，有多有少。其多者則人人得而見之，固無詳述之必要。其傳本少者，則學者偶得其書，自不易詳其本末。有三有鑑及此，則於傳本未廣之書，多方加以考證，述其原委。如明人胡廷忠《尚書齋》一書，朱彝尊《經義考》以下，皆不著錄。即府縣地方志書，亦失記載。而胡廷忠事蹟，亦無言之者。《善本提要》因此將與胡廷忠有關聯之人，加以考證，述其原委。又如《讀左氏春秋贅言》一書，明荆溪王升著。此書《四庫提要》不載。《明史》無升傳，即他書亦鮮著其事蹟。《善本提要》因錄《宜興縣志》中《王升傳》，以備讀者參考。又明喻龍德著有《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之書，書中不過撷拾古人牙慧，絕無發明。而喻龍德其人者，既少修養，又無經驗，其一生成就甚微。惟是書傳本不多，乾隆時又遭禁絕，故《善本提要》特著其原委。

有三於民間通用之書，特加重視。因此類書籍，源遠流長，多家庭實用之事，其影響於世道人心者，至大且巨，而世之考史者，欲知當時社會人生、風尚、習俗所必須注意者。《善本提要》於此種著作，皆特加詳述。如明刻《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十卷，此書將宋、元間家庭社會實用之書，多全部採入；其已佚著作，賴以保存者不少。其書丙集載趙師俠《拜命曆》，戊集載王旻《山居錄》，辛集載徐元瑞《習吏幼學指南》、趙素《為政九要自箴》，皆於世為有用著作。又如《周書秘奧營造宅經》（丁集）、《百怪斷經》（丙集），皆能考見民風世俗。而託名劉基所著之《多能鄙事》十二卷，即從此中抽出者。又明崇禎間刻《訂補全書備考》三十四卷，有三釋其內容，乃全採自余文台之《不求人》。卷三十一養生門引《食鑑本草》，為嘉靖間甯原所輯，李時珍嘗稱之，而今此書不傳。卷三十二《關大王馬前靈筭》，稱關羽為王而非如後世之稱帝。此亦宋、元間舊籍之一。其書通行民間，史志失載，凡此之類，皆可補載籍之缺漏。而《不求人》多採元末明初人著述，此則元代已有其書，明人遞有增補。今就其所載佚籍觀之，直可視為一部民間日用《永樂大典》也。以是書所載，於近八百年來民生日用、文學哲學、禮俗遊藝，以至醫卜星相諸事，並及所以維繫世道人心者，莫不有之。今之講社會學者所不可不讀之書也。

此外如《英廉奏疏》，與新疆歷史極有關係。《乾陵五日錄》，為講西南諸問題之要籍。《趙文華奏議》、《剿闖圖記》，則可補《明史》之事甚多。《淄川靖逆記》一書，為義和團初期發展之重要史料。有三於每書提要中，皆詳加說明。《皇明經世實用編》書中全採程大位之《算法統宗》，內容最近於原

書真面目，并有程氏自序之文，而為後來刻本所缺。呂毖輯錄之《明朝小史》一書，卷十七至三十四記諸蕃國風土，其內容係襲錄費信《星槎勝覽》，是又得一別本《星槎勝覽》也。《新安畢氏會通世譜》卷十一《文士志》云：“畢尚忠，字文瀨，涉獵書史，工於詩，嘗編修《七國志故事》、《紅箋記》、《聲韻新聯集》、《抗雲集》等。”又附錄其《自傳》云：“道人以永樂丙申正月初四日亥時生。弱冠好戲文曲破，所編《七國志》并《紅箋記》，梨園弟子廣傳之。”此為研究戲曲者所當注意。以上所舉，皆為特別指出其書特點之例。

第四，正前人著錄之失，補前人著錄之缺。

此《善本提要》於前人著錄之失誤，多加糾正，而其著錄缺遺者，加以補充。其糾正補遺之書，有《萬卷堂書目》、《天一閣書目》、《明史藝文志》、《經義考》、《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適園藏書志》、《善本書室藏書志》、《藝風堂藏書記》、《邵園藏書志》、《幾輔書徵》，以及《山西通志》、《簡莊綴文》、《儀顧堂集》、《緣督廬日記鈔》等書。而其訂補《四庫全書總目》者為尤多。茲以訂補《四庫總目》為例：

有正書名之誤者，如《存目》中著錄張朝瑞之《忠節錄》六卷，實為《表忠彙錄》。蓋當時館臣誤依焦竑序文所題者為書題也。

有正卷數之誤者。如《存目》中著錄慎懋官之《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十卷，此十卷應作十二卷。陳鳴雷《談資》三卷，此三卷應為四卷。陸佃《增修埤雅廣要》二十卷，此二十卷應為四十二卷。夏樹芳所輯《法喜志》三卷，此三卷應為四卷，並缺《續志》四卷。此或由館臣失察，或其所據者為殘本而致誤也。

有正種數計算之誤者。如《樂律全書》三十八卷，《四庫提要》云：“今考此本所藏，凡書十一種，惟《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說》四卷、《鄉飲詩樂譜》六卷，皆有卷數。其《樂學新說》、《算學新說》、《操縵古樂譜》、《六代小樂譜》、《八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旋宮合樂譜》七種，皆不分卷。”所述蓋以《律呂精義》內外篇為兩書，故合計得十一種。有三按之萬曆年鄭藩所刻《樂律全書》，於《四庫提要》所述十一種外，尚有《小舞鄉樂譜》一種。故疑閣本未必缺，而四庫館臣計算偶誤也。

有正撰人之誤者。如《逸民傳》二卷，《四庫存目》作皇甫濂撰。皇甫濂乃皇甫湜之誤。因明刻本《逸民傳》即題少玄山人皇甫湜撰。且證以皇甫濂《水部集》卷十九《高士傳總序》一文，則尤足以證為皇甫湜所撰。又如《書義斷法》六卷，《四庫總目》作陳悅道撰。而《善本提要》按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八九及一三五九〇，則作鄒悅道，而非陳悅道也。

有正編者之誤者。如《李深之文集》，夏侯孜編。而《四庫提要》誤題為蔣偕編是也。

有正校人人名之誤者。如《國史紀聞》十二卷，題門人山西監察御史江寧徐揚先。而《四庫提要》誤徐揚先為徐揭先。

有正《四庫提要》所述撰人年代之誤者。如徐表然輯之《武夷山志》，《四庫提要》謂嘉靖中表然嘗築漱藝山房于武夷山第三曲，因撰次是書。《善本提要》按陳鳴華序稱高弟徐生。又考《泉州府志》，鳴華為萬曆丙戌進士，表然既於鳴華為後進，則《四庫提要》所稱嘉靖中宜作萬曆為是。

有正《四庫提要》所述原書內容起訖年代之誤者。如《昭代典則》二十八卷。《四庫提要》謂是書起元至正壬辰明太祖起兵，至穆宗隆慶二年止。《善本提要》按之原書，實止於隆慶六年穆宗之崩。此疑館臣有誤，或其所據者為殘本也。

有正四庫館臣未見原刻之本而論斷誤者。如《存目》著錄之《世說新語補》一書，是根據康熙十五年章紱序刻本著錄者。《四庫提要》云：“何良俊《語林》三十卷，於漢、晉之事。全採《世說新語》，并摭他書以附益之。凌濛初刊劉義慶書，始取《語林》所載，而削去與義慶書重見者，別立此名，託之

世貞。”《善本提要》按明萬曆間刻本《世說新語補》二十卷，題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貞刪定，王世懋批釋，張文柱校注。據世貞序及此書凡例，世貞有《何氏語林》刪定本，其弟世懋又曾刻《世說新語》於豫章。張文柱因彙校諸本，刊定爲是書。然則所謂《世說新語補》者，不過爲《語林》之節本耳。張文柱校刻是書，遠在凌氏之前，疑凌本即從張本出。是則館臣所辯，無一語中的者，因其未見此萬曆刻本也。

有補編輯人姓氏者。如《皇明詔令》之書，《四庫提要》謂“不著編輯者姓氏，所載自太祖至嘉靖十八年止，蓋嘉靖時人所爲也。”而《善本提要》據黃臣序文，知此書爲傅鳳翔所編輯等等。

有補著撰書人籍貫者。如《小窗自紀》作者吳從先，《四庫提要》謂：“從先爵里未詳。”《善本提要》據焦竑序文，稱新安吳君。而考以《廣快書》校閱姓氏，知從先乃歙縣人。《西瀛大河志》一書著者張光孝。《四庫提要》謂：“光孝自署關中人，不知爲何郡縣也。”《善本提要》按之劉士忠序，稱光孝爲“余咸林里人”。王國楨跋則題作咸林張公。咸林即今華縣，是光孝乃華縣人也。

以上四端，自不能將全書特點，盡行指出，但即此可睹其一般情況。然而從《善本提要》之中，更可見到有在編寫過程中，限於體例，有不能暢言己見，因而更欲寫作專文，以伸其說者。如曰：

宋、元間所刻書，有所謂纂圖互注者。有所謂批點者，有所謂標題者。皆意在醒讀者之目，冀其能有得於心也。元刻《四庫標題》，其書所標，“有侑有儀”，皆載眉欄。以其爲刻書史上問題之一，容當專文以論之。

又曰：

清代修史，凡若干次。每次成書若干卷，至今尙無系統記述。余願他日爲之。

又曰：

六博之具，古用骰子。唐人之打令，以骰子爲之，其時尚無牌也。宋之采選，或用骰子、或用牌，其時骰子與牌並用也。此事言之者不多，余願他日另爲專文以論之。

又曰：

遺香堂繪像《三國志》，圖第一幅題新安黃誠之刻。第八幅題黃生衡刻。余疑黃誠之爲明末人，猶當刻於明代。容他日詳之。

又曰：

《妙法蓮華經》七卷，宋刻本。余曾見一別本，中縫有刻工蔣椿等姓名，因可定爲南宋紹興間所刻。俟將來討論紹興間刻書時再詳論之。

又曰：

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誤以吳琯爲隆慶辛未進士，後人多沿其謬。而吳琯與吳中珩之關係，亦至今未能考證明白。余將撰專文以論之。

又曰：

敦煌所出《碎金》，亦有數種，余別擬爲《明本大字碎金》作一跋，統述其原委。

總上所列，可證有三於平日讀書，心得積累至多，皆備專文論述。其爲量至廣且博也。

有三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末，即專治目錄之學，其關於目錄學之論著，有專科目錄，有專書研究，有專題研究等。其中已發表的，有《老子考》、《日本訪書志補》、《羅馬訪書記》、《柏林訪書記》、《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敦煌古籍鈔錄》、《伯希和劫經錄》、《圖書與圖書館論叢》、《論七略在我國目錄學上的成就》、《七志與七錄》、《關於隋書經籍志的探討》、《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的玉海藝文》、《論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考》、《章學誠的目錄學》、《釋書本》等著作。其未經發表的，有《隋書經籍志釋例》、《續修小學考》、《校讐通義注解》諸書，以及在北京大學講授的《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史資料》等講稿，對於目錄學的研究上，可謂成績卓著，不愧爲國內目錄學專家。